

世界经典动物故事

THE ANIMAL'S STORY SERIES OF THE WORLD

Dances
With
Wolves

狼 与狼相处的日子

刘兴诗 著

京华出版社

世界经典动物故事

THE ANIMAL'S STORY SERIES OF THE WORLD

Dances
With
Wolves

与狼相处的日子

刘兴诗 著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狼相处的日子/刘兴诗著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 - 7 - 80600 - 213 - 8

I. 与… II. 刘… III.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8996 号

与狼相处的日子

著 者	刘兴诗 著
出版发行	京华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 (010)64258473 64255036 84241672 (发行部) (010)64259577 (邮购、零售) 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(编辑部)
印 刷	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960mm 1/16
字 数	300 千字
印 张	15 印张
印 数	0001 - 3000
版 次	2009 年 1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80600 - 213 - 8
定 价	29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我记得……

我记得戈壁滩。

我记得鹰的影子，黄羊的脚步，骆驼的脖铃，它们组成了一支支奇特的戈壁音乐，一幅幅难忘的荒野画面。

可是有什么比戈壁狼嗥更加神秘，更加富于刺激，更加紧紧揪住我的心呢？

噢，我永远也不能忘怀那个熟悉的声音。它忽高忽低、忽远忽近，忽而尖厉、忽而深沉，有时被狂风吹散，又悄悄凝聚在一起，在天边不停地呜呜嗥叫着。似乎它在执著地寻找着什么，对着戈壁荒原大声呼唤，似乎它那简单的头脑无法思考许多复杂问题，它那原始天性不能适应深沉的世情，朝向空旷的天地发出一连串不可理解的疑问。

它委屈，它迷惑，它忧伤，它也懂得愁闷吗？为什么声音那样凄楚、那样撼动人心？

和着时紧时缓的风声，隔着漫天飞舞的沙





尘，我分不清真实和幻觉，分不清梦和醒，仿佛总有一阵阵呜呜咽咽的嗥叫，在身边时有时无地响着。不分白天和黑夜，那个声音总也不能在我的耳畔飘散，像是想对我娓娓诉说什么，像是在呼唤一个失落的世界，像是想表达出它那难以表达清楚的心情……





目 录

第一章 戈壁孤儿 (1)

我第一次看见那只狼,是在阿尔泰山前的戈壁滩上……

第二章 账蓬里的“孩子” (1)

小狼仔带进营地,成了一件新闻,人们纷纷拥到我的账蓬里瞧稀罕,七嘴八舌议论不休……

第三章 初返戈壁滩 (1)

灰毛长大了,成为一只身材矫健的大狼。利齿森森,目光炯炯,谁见了都要怵它三分……

第四章 斗熊 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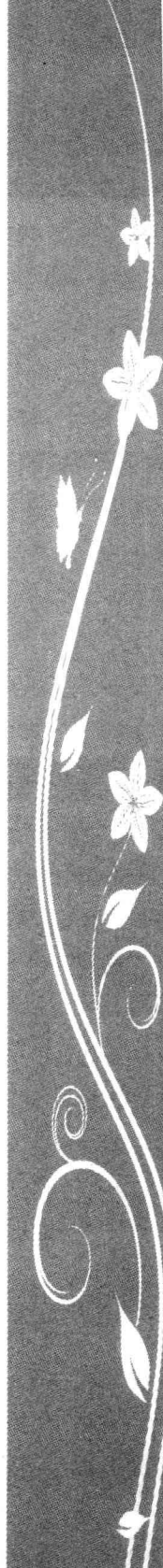
戈壁滩上短促的春天匆匆过去了,转眼迎来了夏季……

第五章 营地风波 (1)

阿尔泰山气候变幻莫测。看似万里晴空,突然间会刮起一股山风,刹时间阴霾沉沉、冷风飕飕,像是改换了一个天地……

第六章 诀别 (1)

走啊,迎着风沙不停地往前走。我,老吕,灰





毛。两个人,两匹马,一只狼,闷住声行走在绵延无边的大戈壁上……

第七章 叶希肯老爹的毡房…………… (1)

这一次,我和老吕在艾比湖边盘桓了一个多月,整日整日地跋涉在湖边的盐滩和芦苇、胡杨丛中。繁忙劳累的生活,使我暂时忘记了灰毛……

第八章 卡斯敦的挽歌…………… (1)

我和老吕满怀憧憬和惆怅,再次告别了叶希肯老爹,踏上漫漫征途,回到了阿尔泰山前的队部……

第九章 风中狼嚎…………… (1)

戈壁滩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:时而骄阳似火,时而灰雾沉沉,时而却又温暖宜人,给苦恼的行路人一些安慰和温馨……

第十章 乌斯满江的套索…………… (1)

我真的病得连身子也支撑不起了,时而清醒,时而昏迷,昏迷时梦呓不绝口,浑身烧得像滚烫的火炭,没法在马背上坐稳跟随老吕同行……

第十一章 血狼…………… (1)

我随着乌斯满江一家,到了戈壁滩上的一片小绿洲。这儿有一股水流淌着,水边芳草萋萋,间杂着几簇戈壁荒滩上特有的红柳和沙枣,看起来草地不像草地、荒滩不像荒滩的……





第十二章 骑马人的故事 (1)

在叶木什老人和乌斯满江一家的精心料理下,我的病渐渐好了,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到毡房外晒晒太阳。但是还不能独自骑马远行,去寻找老吕……

第十三章 魔狼的传说 (1)

不管它是否真的是死里逃生的灰毛,戈壁滩上有这样一只可怜的孤狼,是毫无疑问的了……

第十四章 远方来信 (1)

我在乌斯满江的毡房里住了一些日子,身体渐渐复原了。不久,老吕完成了勘探任务前来接我。临别时,乌斯满江紧紧握住我的手……

第十五章 戈壁追踪 (1)

第二天一早,我和乌斯满江一起,朝狼嗥的方向进发,去寻找想象中的灰毛……

第十六章 野性的争斗 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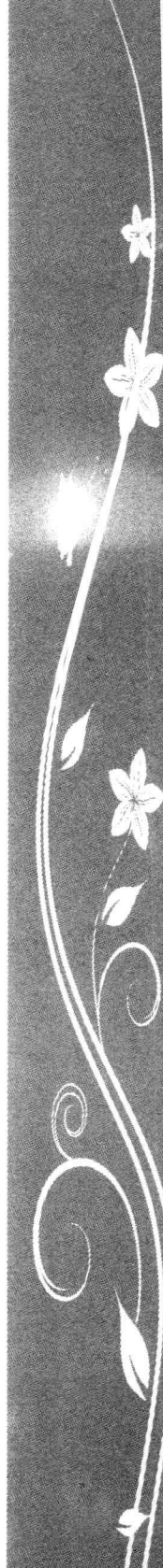
夜终于消逝了,天色朦朦胧胧地泛白了,熹微晨光映照下的戈壁滩,开始显出了生气……

第十七章 山中传闻 (1)

我和乌斯满江好不容易摆脱了狼群的纠缠,当晚就在荒滩上胡乱凑合打一个盹,打算第二天继续跟踪寻找灰毛……

第十八章 新头狼 (1)

为了探明确切消息,我们和乌斯满江一起上山



与狼相处的日子



寻找那只大胆的怪狼。山上林木茂密,像是一张硕大无比的绿色网巾,遮掩住林下的小径和山石,不肯泄露自己的秘密……

第十九章 新头狼 (1)

那天夜晚,月光如水。我们坐在小山冈上,注视着山下的林间草场,谁也不愿回到毡房里去休息……

第二十章 新头狼 (1)

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回来,不知不觉又过了大半年。漫天雪花飘飘,迎来了银色的隆冬季节……

一个真的故事(代后记) (1)

噢,我的狼,我的灰毛……



第一章

戈壁孤儿

我第一次看见那只狼，是在阿尔泰山的
戈壁滩上……





我第一次看见那只狼，是在阿尔泰山前的戈壁滩上。

戈壁滩是个多狼的地方，人们常说：“阿尔泰的黑瞎子，准噶尔的狼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准噶尔，是黄尘漫漫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乱石铺砌的戈壁荒原的组合体，戈壁滩就是它的一部分。

准噶尔的狼群常常出没在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，追逐野兔和黄羊。在准噶尔盆地西南端的艾比湖西岸，有一座名叫博乐的县城。蒙古语叫“波尔塔拉”，就是“狼多”的意思。打那儿顺着婆罗科努山和博格多山往东，直至神奇古怪的乌尔禾“魔鬼城”和巴里坤草原，向北到阿尔泰山前的布尔津、阿勒泰一带，再往前兜一个大圈，延展至准噶尔盆地东北边缘的北塔山前，几乎无处不有凶猛悍的狼群影子。

从前面提到的那句谚语可知，狼和“黑瞎子”在这儿各霸一方，可是也并非“楚河汉界”，不可逾越。体形笨重，傻乎乎的





大狗熊一般不到山下的戈壁滩和沙漠里去冒险觅食。头脑灵活、动作麻利的狼却经常成群结队闯进山中和老熊争夺地盘。

每当炎夏来临，戈壁滩上如荼似火，狼群脚掌被炙烤得发烫，没法在火烧过似的尖石子上奔跑。这时，它们就机灵地转移地盘，暂时离开戈壁滩，肆无忌惮地跟着牧人和羊群，窜到山上的“贾依拉吾”^①，窥伺下手的机会。俗话说：“牧羊鞭牵着羊，羊的影子拴住狼。”这话不假，羊和狼本是拴在一条食物链上的。随着一年四季周而复始，准噶尔的狼群总是匆匆忙忙跟着羊蹄扬起的沙尘，在高山上的“贾依拉吾”和山下的“克斯塔吾”^②间来回奔跑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种以凶残闻名的猛兽，颇有几分“候鸟”的意味呢！

那一年春天，我就是在阿尔泰山下的戈壁滩上，瞧见那只灰毛狼的。

戈壁滩上天气多变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刮风天。本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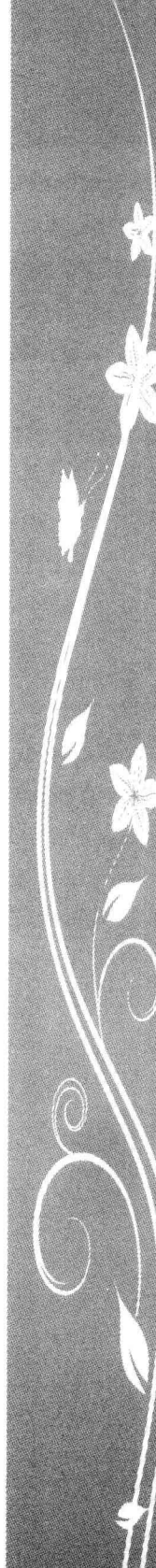
来烈日当空，晒得人无处躲藏。忽然贴着地皮刮起了风，戈壁滩上被搅得飞沙走石、黄尘滚滚，几乎睁不开眼睛。我和一个伙伴，我的老搭档老吕，在山里检查了矿点归来，骑马穿过戈壁滩，朝远处的一块沙荒地走去，打算抄近路横越眼前这一片戈壁，回地质队的宿营地。

一阵该诅咒的大风来得突兀，呜呜地掠过荒滩地，卷起阵阵尘沙，绕着马蹄，前前后后打旋儿。马迎着狂风，十分艰难地迈着重步。扬起沙石的风不断扑打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本已十分疲倦的身子，感到更加困乏无力，巴不得早一些儿穿过这片无遮无拦的戈壁滩，走进前方稀稀拉拉的胡杨树丛中。

风，时紧时缓地刮着。我跨在马背上朝四周张望，只见一片黄尘蔽日，难见远方的地物。戈壁滩上空荡荡的，除了我们两人两骑，再也没有别的生命的影子。

忽然我扭转身子瞧见一个稀罕的景象。前方不远处的低空，有两个黑影子迎着狂风来回盘旋，似乎特意留在空中搏击滚动的气流，显示高超的飞翔本领。

我看清楚了，那是两只阿尔泰兀鹰。正舒展翅膀在风里一上一下地转悠，不时侧着身子疾扑下去，又猛地冲飞起来，似乎那儿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它们的兴趣。我连忙指给老吕看：“瞧，那两只鹰恋在





风里干啥？”

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下说：“没准有一头死黄羊。”

“不，”我摇了摇头，“鹰叼死羊还不容易么，为啥扑下去，又两爪空空飞起来呢？再说，眼下戈壁滩上没有别的动物，死黄羊跑不了。等到风停了再去吃，岂不更加省劲。”

“唔，莫不是一只大刺猬吧！”他胡乱猜测说。

是啊，这两只鹰准是瞄准了一个活生生的动物，才不避风沙来回冲击，想逮住那个我们看不见的猎物。

由于相隔较远，加以尘沙和乱石滩上的一丛丛梭梭柴的阻碍，我们一时看不清那儿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，心痒痒地想弄个明白。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放开马蹄兜一个圈子跑过去，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。若是有什么称心的猎物，我们也能插一手，不能让兀鹰白白捡了便宜。

戈壁滩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。由于景色单调得出奇，稍微有一丁点新鲜情况，也能吊起人们的胃口，会不辞辛苦打老远去看一眼。虽然眼下还刮着黄风，我们劳累了一天，身子骨乏得要命，也挡不住好奇心的撩拨，朝那边奔去。

我们骑马绕过一丛丛梭梭柴，看清楚了躲在后面的动物。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原来不是黄羊，也不是刺猬，而是一只皮毛肮脏的小狼仔。从它的个头估计，大概刚生下一两个月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它失去了母狼的庇护，孤零零地趴在乱石堆上，龇出牙齿拼命地对抗两只轮番俯冲攻击的大兀鹰。

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，小狼显然不是老练的兀鹰的对手。它们胸有成竹，并不打算耗费太多的体力和小狼仔相争，想马上结束战斗。它们不慌不忙地在风里旋转着，交替着一起一落，从各个方向发动忽轻忽重的试探性攻击，把小狼仔的体力慢慢消耗尽，然后再抓住一个机会猛扑下去，把它叼到半空中。这就是阿尔泰兀鹰狩猎的艺术。它高高在上，操纵了对猎物的控制权，想紧就紧、想缓就缓，戈壁滩上的小动物，谁也奈何不了它，谁也逃脱不了它的羽翼投下的死亡阴影。

我们来得正是时候，惊慌失措的小狼仔被兀鹰啄得遍体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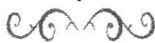


伤，尖声嗥叫着，发出绝望的哀鸣。它出世不久，一无经验，二无力量，在这弱肉强食的戈壁滩上，怎么是两只精力旺盛的大兀鹰的对手？它再也没有能力抵抗了，嗷嗷叫着直往身后的一簇梭梭柴退缩，想钻进稀稀拉拉的梭梭柴里躲起来。

天上的兀鹰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候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只鹰瞅准了它的咽喉，像离弦的箭似地猛冲到面前。另一只鹰舒开利爪，从侧面俯扑下来。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杀招。阿尔泰兀鹰经常使用这种从正面和侧面同时发动攻击的战术，把猎物弄得晕头转向，不知应该防备从什么方向来的进攻，终于一个个被叼起来，四肢悬空离开脚下的土地，被带上高高的天空。小狼仔慌神了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嗥叫，眼看就要落在兀鹰的利爪下。

“快冲上去，别让兀鹰得了手。”我大声招呼老吕，松开了手中的缰绳。

“你管这档子闲事干啥？戈壁滩上少一只狼是件好事，咱们乐得看好戏。”他毫不动情地回答，勒马站在旁边动也不动一下。“不，这场争斗太不公平！”我急了，来不及和他争论，连忙纵马冲过去，挥动地质锤击退了两只大兀鹰。马也激动了，不住蹦着跳着发出嘶鸣，在乱石铺地的荒滩上转着圈子，把失魂落魄的小





狼仔庇护在圈子中间。

兀鹰受了干扰，很不情愿地拍了拍翅膀，腾地飞了起来。它们虽然对高头大马和我手中的“武器”有几分畏惧，却舍不得到口的猎物，还恋在低空中盘旋，若即若离地不愿离去。

我低头看着在马蹄下蜷缩成一团的小狼仔，它被眼前的情境搞懵了，弄不清这个半路上杀出来的“程咬金”是什么煞神。我透过它的张得大大的瞳孔，可以一直窥见它的心。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家伙，必定把我当成和兀鹰争夺猎物的对手。野狼的天性告诉它，除了同类，别的动物不是食物就是敌人。我这个骑在马上“庞然大物”打退了凶猛的兀鹰，不啻是更加可怕的威胁了。

怎么处理这个小可怜儿才好呢？我和老吕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谁也没有吱声。我明白他的想法，他却无法一下子理解我的十分复杂的思想活动。

他毫不动情地瞥视了一眼蜷缩成一团的小狼仔，手里抓紧了缰绳。伫立在狂风中的马也轻轻拍打着蹄子，像是和它的主人一样，催促我赶快起身，显得有些不耐烦的样子。

我仔细打量着这只浑身沾满了血迹和灰沙的小狼仔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它抬头望着我，身体微微发颤，鼻孔不住地翕动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。经过了一场跟两只大兀鹰的殊死搏斗，它再也没有气力奔逃，甚至从地上支起身体来了。它目光呆滞地望着我，等待什么呢？莫非等待我给它最后一次打击？它再也不能奋力抵抗了。

它是一只狼，是凶残的狼的后代。但是此刻它俯伏在我的脚下，却没有半点凶狠的样子。它，毕竟太小了，只是一个弱者。严酷的戈壁滩，从来不怜悯弱者。眼看着它，我却一下子动了慈悲心肠，勒住马，沉吟着，心里有些拿不定主意。

两只阿尔泰兀鹰还没有离去，不甘心地张开翅膀在头顶上打旋。按照不成文的生存竞争规律，它们自认力量不足，退让在一边等待我做出决定。如果我弃权离去，或是攻击不成功，它们还会替补上来，重新获得猎物。

从羽翼扇动的唰唰声和不耐烦的叫鸣声，我感到了强有力的